

■百姓故事

## "铁路世家"传家训

○吴承超

“‘做好每一件小事’是从曾外祖父传下来的家训,也是我工作的‘护身符’。”29岁的赵宜飞是铁路乔司站一名车站值班员,母亲退休前是列车员,外祖父是货运员,曾外祖父是信号工。四代人接力传承好“铁路世家”的优良传统,为铁路和经济社会发展奉献家族的力量。

赵宜飞的曾外祖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铁路工人,也是一名信号工。建国之初,我国铁路信号没有形成信号制式,有的采用国外初级信号设备。那时的信号机全靠人工操纵,包括人工扳动道岔、人工开放臂板信号等。

“冬天野外冰冻三尺,寒风能吹进人的骨髓。夏天暑气蒸人,五六十度的高温如同火炉。就在这种条件下,我父亲一步一趟爬上信号柱挂煤油灯,靠发出的灯光作为信号指挥火车运行。”年过八旬的

冯长发说。

1952年,冯长发从铁路技校毕业,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走上了随车货运员的岗位。那时候铁路有零担运输,在沿途大小车站都办理货运业务。随车货运员主要负责货物数量的清点、货运票据的交接、装运车厢的分配等事宜。这工作程序细数起来有几十项,看起来简单但很繁琐,不仔细很容易出错。

“货物装上车厢后核对,如果票货不符,就没办法把货正确运到该去的车站,更谈不上交到货主的手中。车厢空间有限,为了多装货物,需要根据货物到站、类别、体积、形状等,用最佳的装载方式堆放,这时最考验人的业务能力。”冯长发说。

那时在列车上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冯长发只能在列车中部找节车厢搭个简易的工作台。货车

车厢密不透风,避震又差,一到晚上更是黑灯瞎火。“咣当咣当”的车厢里,他一只手打手电筒,另一只手填写各类货票单据。

虽然条件艰苦,但冯长发仍然十分热爱这份工作。他牢记父亲“做好每一件小事”的嘱咐,在32年的职业生涯中,没有出过一起责任事故。

1983年,冯长发光荣退休,小女儿冯钰琴顶职上岗,成为了一名列车员。80年代中期,从杭州开往北京的120次直通快车,全程耗时将近30个小时,已经是往来两地最快的一趟车了。每次出乘,冯钰琴都要在外三天两夜。逢年过节,很少有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孩提时代的赵宜飞一度十分不理解,总是问家里人:“为什么妈妈又不在家?”

直到有一天,他在电视里看到一条新闻,彻底转变了他对母

亲工作的看法。原来,新闻的主人公正是冯钰琴,她在一次当班过程中,成功处置了一起突发事件:那天,旅客上下车完毕,冯钰琴正准备锁闭车门开车时,她瞥见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有一个人影闪过!竟是一名拾荒的老太太。而此时火车一声长啸缓缓启动,老太太却浑然不觉。千钧一发之际,冯钰琴果断跑向列车端部,使出浑身的劲儿将紧急制动阀拉下,开动的火车就这样停了下来,老太太也得救了。

2012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的赵宜飞进入乔司站工作。6年来,他先后从事过拉风制动员、信号员等多个岗位,现在成长为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车站值班员。

车站是列车停靠、转向、避让、解编的场所。火车经过车站怎么走,都是由车站值班员指挥控制的。赵宜飞当班时,正襟危

坐在指挥台前,指挥来来往往的列车按计划运行。当年,曾外祖父必须跑到现场去,人工操纵信号机。现在,他面朝一屋子花花绿绿的计算机屏幕,点击鼠标,就能自动开放信号为列车安排运行路径。

“车站值班员相当于战场指挥官,责任重大。”赵宜飞说,要根据列车运行图和列车运行计划,对经过、始发、终到的列车安排运行路线和接车线路,有时线路占用时还需要想办法腾空。现在的动车组列车时速可达200多公里,容不得一丝差错。

对于曾外祖父传下来的家训,赵宜飞认为,那句朴实无华的大白话,对他工作的指导意义太大了。“为保障列车安全顺畅运行,我必须时刻铭记,用实际行动把家训传承下去!”赵宜飞充满信心地说。

■难忘记忆

## "79厂字第一案"

○顾金生

40年前,我在一家万人国企的某分厂某车间任技术员兼团支书。春节假期后的第一天上班,一位姓沈的保卫干事来找我:“唉,听说你们车间有人从香港带来一只超小型彩色电视机,能收到台湾和外国电视节目。你赶快打探一下,打探好之后立即向我们汇报。这事我们已经向国安部门报了案,并定为‘79厂字第一案’。绝密呀,千万不能泄露出去!”我听了之后一阵筛糠似的发抖,之后一阵母鸡似的发呆……第一,其时世界上的电子技术还不可能生产“超小型电视”;第二,消息又不能“泄露出去”,那我找谁问去?

完全是带着一种不相信、也不愿干的心理,我随意找了几位青年工人打探了一下,每每说完后都会加一句:“谁泄露谁负责噢!”

到了下午,我实在无心再“打探”了,于是就打电话给保卫干事老沈,告诉他“打听了几位,都说既没看到也没听到过有人有那玩艺儿”。好奇的我又问了他一句:“这事是谁说的呀?吓人倒怪的!”于是,就引出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老沈说:昨天,总厂分给我们分厂机关一台日立牌电视机,一直无法打开,于是就叫了几位工程师来解围,因上面只有英文、日文。谁想,清华大学等名校毕业的大学生,都无法打开电视机。最后来了一位电工,他发现了原来是墙上的插座接触不好。这时,有位工农干部就讲了一句“有损知识分子形象”的话,惹得大家好没面子。一位工程师竟不屑地说:“哼,这电视机这么大,有什么了不起,某车间有人亲戚从香港带

来一台电视机那才叫先进呢!只有烟盒那么大,还是彩色的,还能收台湾和外国节目呢。”“哇,是吗?”“唔,那的确先进!”经过“十年动乱洗礼”的知识分子很多都剩下小学生的智商了。有位知识分子更“绝”,不知抱着什么目的,竟偷偷地将此事向总厂保卫处汇报,保卫处立即责令我们分厂保卫科彻查……

临下班时,技术组组长从工地回到办公室。我立即将保卫科要我打探的事对他说了。没想他回了我一句:“你不是也看到过的吗?”“什么?我、我……”像是被当头一棒,我猴急得不知说啥才好!“你忘了,就是前天,电工小林亲戚从香港带来一只计算器,香烟盒大小,在大家面前显摆来显摆去,我看到就借来玩了一下。哎!真的是1加1等于2,2乘2等于4……你不是还说了一句:还有开根号呢。”“啊呀,不是的!是电视机,彩色的,可收外国频道的!”我急得直跺脚!组长问:“谁让你打探的?”我回答:“保卫干事老沈。”组长是上海某水利学院毕业的,他用上海话说:“老沈十三点,瞎缸八缸,电视机还啥发明到如此水平。就是有这种机子,我们这里也收不到的呀,电磁波信号没有那么强大!”说完他打开抽屉说,“机子还在我这里呢,下班前我想再玩会儿。”

正说着,有人敲门,原来是电工小林,他急急匆匆地说:“快把计算器还我,保卫科找我,出麻烦了!”

此事后来当然不了之了……不到半年,很多人都托小林买电子计算器,价格不菲,40元人民币一只,差不多是一个三级工的月收入。



秋天的花海

郭建生 摄

■微型小说

## 面子

○边庆祝

徐荣看着父亲蹒跚着走出了大学校园,这才长长吁了一口气。就在刚才,父亲告诉徐荣:“我已经帮你把学费、书费和学生公寓费都交齐了,现在离庄稼收割还有些日子,家里有你娘和你大伯帮着照应着,我就先不回去了,这两天想在城里好好转一转、玩一玩……”

“爹,咱家也不困难,您看,每个月除了这3000元钱的生活费,能不能再给我点儿钱?我刚才发现同寝室兄弟们的手机都比我的好……”

父亲哆哆嗦嗦地又掏出了5000元钱,塞到了徐荣的手里,有些戏谑

地说:“你呀,还是没改这从小就好面子的毛病。拿着,儿子,在外面要吃好喝好玩好,不能丢了份儿……”说完,又把布兜里从老家带来的花生、大枣、栗子、葡萄干、泡菜、腌肉等特产,一股脑儿塞到了徐荣的怀里。

父亲走了,一连几天,徐荣俨然成了一个从乡下来到城里的“富二代”,不但换了最新款式的手机,而且每天请同寝室的兄弟们泡网吧、喝啤酒。

这天,同寝室的兄弟们又在寝室喝了个一醉方休。意犹未尽的亮子提议:“咱们到火车站附近的‘漫

游人生’网咖去玩吧,那是一家新开的网咖,装修和设备都是一流的!”

“好!”同寝室的兄弟们一起欢呼起来。

当6个男孩子打了两辆出租车,一个个醉醺醺地在“漫游人生”网咖门前下车的时候,徐荣呆住了:他看到了一个白发苍苍、弯腰佝背的老人正穿着破旧的工作服,两腿跪伏在那里用湿抹布在擦洗台阶上的痰痕和小广告……

没错,老人就是告诉徐荣要在这个城市好好转一转、玩一玩的父亲……

■性情中人

## 李光华:留得茶中真味在

○王珍

“对茶的那些事儿,不懂不要乱讲,更不要乱写,拜拜。”这样的话对于我绝对是一句当头一棒。爱茶、喝茶、写茶许多年,听过的赞扬有不少,却抵挡不住这结实的一棒。因为说这话的人叫李光华,且不管他是不是什么大人物,他所制的西湖龙井茶是我喝过的绿茶中口感极好的茶之一,但品相却不出众。

对于我如此简单粗暴的随意评价,李光华有点生气,尤其当他听说我喜欢写茶文时,他的生气即刻升级为愤怒。他完全忘记自己为什么事来的,只管任性地把坐在那儿大讲龙井43号、龙井长叶、鸠坑、迎霜、龙井群体种等西湖龙井茶种的种种细微区别和各自的特点。他俨然是一个演讲者的标本,慷慨激昂,什么茶籽播种育苗、无性系新品种,摇青、杀青、萎凋……从茶种植、制造、冲泡到品鉴,讲到了绿红青白黄黑

所有的茶类。

和他之前讲别的事情大相径庭,说到茶他是那么地有条有理、严丝合缝、毋庸置疑。我只会嘴扬有不少,却抵挡不住这结实的一棒。此人一点不给我这个很有点自得的写茶人面子。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以后一定假装从来就没有认识过他。但我却没有控制好自己,他一离开,我就忍不住去泡了一杯他留下来的明前龙井茶。从此,我再也不敢说“吃了人家的嘴软”之类的话。

当满城桂花飘香,人们在迷恋那杯桂花龙井的时候,我根本就管不住自己的嘴——“李光华那儿一定有最好的桂花龙井。”并在心里一厢情愿地对自己说了许多遍:李光华,我们做朋友吧!这个时候,其实我和他只是一面之交,却和他做的茶一见钟情。因为我发现他的冲天牛气,不是为自己生,而是为他的茶牛。这是在我喝到他最

近自制的茉莉龙井时的体会。

趁着桂花还不到采摘时间,李光华用龙坞本地的茉莉花做成了龙井花茶。一盏刚刚制成的茉莉巴一张一合,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此人一点不给我这个很有点自得的写茶人面子。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以后一定假装从来就没有认识过他。但我却没有控制好自己,他一离开,我就忍不住去泡了一杯他留下来的明前龙井茶。从此,我再也不敢说“吃了人家的嘴软”之类的话。

那馥郁花香和清新茶香糅合得恰到好处,花为茶增香,却又不会夺茶的真味,茶和花相得益彰,十分微妙。我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无法掩饰自己已经被彻底征服的真相。

这就是李光华特制的茉莉龙井——将拣择干净的鲜采茉莉花和用特殊方法保存着的明前龙井混合在一起,用古法窖制。等茶叶充分吸收了花香后,再把茶、花分

离,使茶叶中不见花瓣只留有花香。毫不哗众取宠,也无华而不实,只有内敛如茶的本性。

但凡碰到聊茶聊得投机了,认定你是个懂茶爱茶的人,李光华定会把他收藏的好茶一款款拿出来,泡给你喝。那天,我就是因为看清了他的软肋,才一直赖在那里不肯离开,并非是想蹭饭,主要还是舍不得那么多的好茶,还有他的话匣子打开后滔滔不绝的“茶经”。

李光华会很权威地说,生长于云雾缭绕的山上的好茶,加一丝不苟、匠心独运的精良工艺,和得当的贮存方式等,都是构成一款高品质茶所不可或缺的因素;除了西湖龙井之外,他也会说到有专人守护的云南珍稀古茶树;说到唐代以来,以内地之茶与藏区之马进行交换的“茶马互市”,因此而开通的商道就是“茶马古道”。对福鼎白茶、祁门红茶、安化黑茶、云南普洱等,他也都津津乐道。

他的茶知识、茶技术、茶文化的广博、精湛、丰厚,都让我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听众。毕竟五十出头的光光华生长在西湖龙井茶的故乡,那种对茶的特殊情结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从七八岁就开始炒茶,直到今天,他还在炒茶。每年都要炒得双手蜕掉一层皮,然后就不疼了。他的公司就像一个茶叶博物馆,长年住一群跟他学炒茶的学生,甚至于他那一对六七岁的孙子孙女都缠着他要泡茶、倒茶、喝茶。

“李光华家的桂花龙井做好了没有?”就是因为带他们去喝过一次茶,我一次又一次被追问,好像我是他的代言人。其实,他根本就不看上我这样对茶似懂非懂的人,而我也只想忠告喜欢喝茶的朋友,最好不要去李光华的艺韵茶业有限公司,因为一到那个地方,必定会沉醉于茶海茶香之中,长醉不醒。到时,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啊!

■情景交融

## 重返故园

○应红枫

国庆长假,照例又去了金塘老家看望父母,在那座老式四合院的石板地上,又遇见了每年热情似火地盛开着的那片鸡冠花。那些鸡冠花是我早几年带了种子去盆栽,多余出来没法处理而随手撒在石板缝里的。想不到尔后的每年,都会从狭小的缝隙里长出花苗来,并顽强地成长,努力地蓬勃起它艳红的花朵。那长势,甚至都盖过了我精心盆栽的鸡冠花。

我是在父亲工作调动的那一年离开故土的,后来我参加工作成家立业,乃至到前些年父亲退休回来,我也一直没有再到老家居住了。当年还在老家居住的时候,在那方四合院的南面,有一片小小的土地,据说原先打算盖房子。只因资金和审批手续等原因迟迟没有动工,直到现在,已经不太可能再去盖房子了。看这片肥沃的土壤荒芜着可惜了,那年春天,父亲清理了满地的杂草,用围栏围起来,把它开垦成了菜园,整出五块菜地。父亲还到附近农家讨来一些鸡粪施上底肥,浇水培土,在新翻的菜畦表土中掺和了草木灰,就开始栽种了。

菜园朝南,阳光充沛,在父亲开垦栽种的当年,豌豆、茄子、冬瓜、卷心菜……相继采摘,自己根本吃不完,于是大多数送给了朋友或附近邻居,以免浪费。记得靠近墙边的那块地种的是茄子,我早上去上学时,眼见得那块地里开满着淡紫色的花朵,等晚上放学回来时,那些花就已经快谢了。第二天,准会钻出一簇簇尖尖的小茄子,没几天,那里就一串串地垂下来紫色油亮的茄子了,想想也很神奇。

东侧的那一排则种了冬瓜,简直可以用疯长来形容。它们不安稳于开垦的那块土地,藤蔓爬延得到处都是,几乎要占领半个院子。父亲不得不隔几天给它们牵一下藤,免得有碍观瞻。不过,冬瓜开花后结果也很给力,到了收获的季节,在院子的东侧,白花的一片,整整躺了三十来个大大冬瓜,其中最大的一个,足有三十多斤。父亲给自家留了三个,其余的那些冬瓜,照例是被父亲送给了左邻右舍。母亲把其中一个切块煮熟,做了腌冬瓜,剩下的两个,红烧、放汤做菜吃。天气热,冬瓜切开后容易坏,放不长,那时也没冰箱,于是我家的餐桌上,几乎天天有冬瓜。

最省心的,可能要数种土豆了。父亲把长出种芽的土豆,按种芽分布情况,切开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还在切面上蘸上稻草灰,说是防止种植后土豆块根腐烂,然后稍搁半天,就可以在地里种植了。种植后,在表面洒上一层从土灶里扒出来的草木灰,然后直到在秋冬季节开挖收获,其间几乎不用打理。我们种植的土豆是红皮腰子种,可能属于当时的优良品种,产量也挺高。从入夏开始,要做菜时,母亲直接去地里挖土豆,到秋末收获季节,地里还可以挖出满满的两大筐。土豆不但容易种植,也容易保存,只要放在干燥处,一直可以吃到第二年开春。

和父亲开垦的菜园隔着一块石板地,在朝南的墙脚根,我也开挖了自己的一块自留地。我还在边上栽种了两株樱桃和水蜜桃,并在靠近山墙的地方种了一排竹子。为了保证土地肥力,我在附近农田旁挖了几桶烧杂草留下的焦泥,散混在新翻的泥土里,然后栽种了几株香瓜和黄金瓜。也许是肥力深厚的缘故,瓜苗栽种后迅速长大,根叶粗壮,宽大的叶片黑黝黝的,覆盖住了整块瓜地。父亲说,肥力过剩,旺藤了,反而不会结瓜。于是我拿了剪刀,把靠近根部的肥大叶片都剪掉了。那片瓜地,每年的暑假里都会结出很多香瓜和黄金瓜,每天我总会时不时地在那块瓜地旁转悠。看到哪个香瓜熟透了,散发的香味最浓郁,我就把它摘下来,洗净削皮,和父母分享,照例也杀杀我的馋虫。有时候同一天成熟的瓜多了,来不及采摘,第二天再去看时,都已经蒂落在地上了。

父亲退休后,又侍弄过那几块土地,但是蔬菜长势已不及以前的好了。于是慢慢地,这里又变得荒芜起来,只有我偶然撒落在石板地缝里的鸡冠花种子,倒一年年地发芽、长大、成熟并自行脱落,依然落在石板地的缝隙里。我知道它明年将依然会茂盛地生长出来,绽放出艳红的花朵,似乎是在等待着我的归来,使我终于无法释怀对那一方故园的怀恋。